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四年
十二月六日出版

生活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
生活週刊社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電話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

第一卷第九期

此一週

關稅自主

記者

此一週間，時局變幻可謂極風雲之詭譎．究竟演成何種局面，日後不難分解．毋勞我輩用星卜家的方式去猜測．姑且設喻以明關稅會議近相．

主人在田宅前面，建設了一個水閘．想關濟水利，使閘內的田可以耕，宅可以居，可不是合乎法理的事情？

鄰居越俎代謀，把守多年，不爲主人着想，却在在爲自己打算，實行以鄰國爲壑的政策，可不是反乎法理的事情？

主人覺察以前的失誤，以後的危險，爭着收回自管，從新修建，可不是合乎法理的事情？

鄰居不允，商量許久，說：『你要修理，我來選料監工．你要自管，我來拿鎖守門．』可不是反乎法理的事情？

關稅會議開幕已逾三十天．結果同此．難道竭各國代表的心智，不能辨識此極淺顯的法理麼？試思癥結安在？

本期目次

關稅自主　記者
業餘消遣　俞子夷
悲哀之音　鼎鴻
張媽的淚　袁眞
一個泥水匠　趙樹奎
南京織布廠之概況　方智賢
生活消息
南京之漆匠店
南京之饅頭店
南京之理髮業

業餘消遣

俞子夷

我上回講了一篇『防微杜漸，』好像什麼消遣都是壞的，什麼娛樂都是無益有害的．實在不是這樣，不是這樣．不過，我們在業餘消遣娛樂的時候，頂容易受着各種壞習慣的引誘．所以我說要『防微杜漸』．但是，我們還有一個更加穩妥的方法，就是自己先養成種種正當有益的消遣娛樂的習慣．那末，我們沒有可

以柔的『微』；壞的引誘，沒有『微』可以進來．這不是不必防微而自防了嗎？既然無『微』可入，壞習慣不得一個起頭．沒有起頭，也當然不會『潛移默化』的往墮落方面去．這樣，當然不怕那『漸』．這不是不必杜漸而自杜了嗎？要杜漸，就是既經嘗試過了的說法．要防微，就是沒有正當消遣娛樂而怕受引誘的說法．這都是消極的防禦；本來不是根本的好辦法．能有正當有益的好消遣好娛樂，才是積極的．不但可防墮落，實在於我們的身體精神人格都有向上的發展呢．

無論那一種的業務．大多數是靜的工作，在室內的工作，單調的工作．這種種極容易使人疲倦．所以我們業餘消遣的第一要點，是要使身體的動作有變化，活潑，呼吸的空氣要新鮮．頂簡單的，便是到空曠地方或公園裏去散步．散步，看來是一件簡易的事．實在，他的好處：有時比衛生體操要好得多．

或者嫌散步少變化，太單調，便可以到公共體育場裏去遊戲．春秋天，打網球．冬季玩足球或籃球．出一身汗，洗一個浴，實在是頂有益於身體的．全身都運動了，血液流行得很痛快，一天工作的疲勞可以消除大半．若嫌費力太大，便打木球，輕而易舉，婦女小孩子也打得起來，要是天下雨．而沒有健身的設備，便可以打彈子．再不然，弄一尺布，一分兩，做一個五寸高的網，裝在兩隻方桌子的中間，再弄一付板，化一角五分或一角錢買一個小球，便可以在家裏和自己夫人或兄妹們打檯球．也不必公共體育場，也不必彈子房，什麼鄉村裏都可以辦得到．冬天踢毽子，打角淩，傳空鐘，也都是遊戲．就是三兩人在家裏做幾遍捉迷藏，搶四角，也很可以活活血脈，出一身汗．遊戲固然是有益身體的消遣法．但是動了後，也要做些靜的．或者，某種人的職業，本來是偏在力的勞動．那末，一天費了力，回家來總想休息．休息有兩類．一類是要用些智巧的，一類是完全靜靜的欣賞的．勞動以後換些智巧的消遣；用體力以後，換用心力．這是調劑，實在就是休息．猜謎，着棋，刻圖章，臨帖，學畫．目的不在成功專門職業，都是消遣和娛樂．可惜詩謎被上海的詩謎攤子弄成賭局，不然，的確是一種很高雅的消遣．太高深的，或者不是個個人學得會．但如圍棋，象棋等，學起來也不難．不然，還有什麼兵棋，六角棋，五子棋等等：：，（商務印書館有得出賣，種類很多．）都是一學便會的．聰明的人，喜歡智巧的消遣；不用心思，他要難過．所以這一種的消遣，也有很重大的關係．

不必自己用心而靜靜欣賞的：或者裝一架無線電話，聽開洛公司的播送，或者備一架留音機聽劇曲，音樂．便宜些的，自己備一二種樂器，學彈奏，學唱．一枝笛，一隻二胡，要不了二三角錢，這是音樂方面．

旅行散步，可以看天然的好風景或人工的好建築．對聯書畫鏡匾花瓶，不是放在那裏受灰塵的．古董固然太貴族氣．但是一玻璃缸的金魚，或一頭芙蓉雀；或足悅目，或足悅耳．幾盆盆景，一小盆石菖蒲．處處都是美，處處都可以供我們消遣．只要有

方法，雜誌裏插畫，剪了下來；隔年的月份牌修去了日曆，不必裝鏡匡，做上一條邊，釘在壁上，便可欣賞，無用的電燈泡，在側頭裏挖空了，注上三條線，掛在窗口，養二條金魚，何等有趣！以上是關於美術方面的．

文學也是消遣的好方法．吟詩，讀古文，或者嫌得太高深．雜誌一本，小說一部，看起來也不很難．不要說受過相當敎育的人，就是四個月平民學校出身的，也可買一份平民週刊，幾本平民職業小叢書來消遣了．讀書不但消遣，實在可以增廣智識．書裏記的，不但現在的事，一切過去未來，都能記載．星球外看不到的大，顯微鏡裏看不到的小，書裏都能記載．讀書當消遣，實在是業餘頂有益的事．此外自由車，照相等也是很好的消遣．不過學習比較難些，消耗也比較的大些．

電影場和劇場，遊戲場等我沒有列入．這種種似乎宜偶然去去，不比上列的可以時常做的．消遣而到人多，空氣不清潔的地方去，實在於身體有害．並且往往時刻過晚，要明天早上還留着疲倦．這樣，不但不能休息，反而使精神勞頓，損害次日業務的效力呢．

懂得消遣法，不怕惡魔來引誘．青年們，業餘有空，何勿試試，看我這許多話，究竟對不對．

悲哀之音

鼎鴻

金雞未鳴，東方始作魚肚白色，這時人們正在酣夢的時候，而我在朦朧中已聽得有人喚我了．『你眞睡昏啦，快起來開門！』師母鐵板似的面孔喚着；我就連忙披着一件又汚又破的衣服起身．倘稍遲一些，罵聲又要來了！

開了門一望，祇看見幾個黃包車夫，縮着頭兒坐着，我也無心去看他們，管我自己的工作最要緊哩！掃地揩桌，一齊做好，先生夥友都起身了，我又要提着水桶去泡洗面水；泡好了水，再要買點心；買好了點心，想吃些剩餘冷食，充充肚子，那知阿大阿二在裏面哭起來，師母又要喚我抱小弟弟了．不爭氣的小弟弟，還是哭個不了，罵我抱兒也抱不來，『小鬼，』『飯桶，』大發獅吼．我心裏想：我本是來學生意的，不是來替你們抱小兒的；但是那裏敢說，只有默默的忍着，任她千萬罵我，我終是……不……唉！在他勢力之下，俗語說；『要吃苦飯沒奈何！』一回兒客人來了，又要喚我去泡茶，那知泡茶的人擁擠得很，慢了些，說我在外面頑皮打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我身上亂打，打得要死要活，幸虧一位客人忙來解勸，方才停手．但我哭都不敢哭出來，哭出來說我詐活詐死，祇好把眼淚吞下．

滴滴的鐘聲已十二下了，我又要去工作了，淘米洗菜．可是河裏的水冰得堅硬，敲開了，伸下去手都麻木了！一條一條的皮膚裂縫裏，鮮紅的血又出來了！我看了手，不禁說聲，媽！你現在倘使看見我這樣子，心上

怎樣呢？啊！我知道你不知悲傷到怎樣地步？但是你決不教我回去；因爲家裏飯都沒有吃呀！……這時溫暖的陽光，照到我瘦弱的身上，慈愛和平的太陽啊！你眞是世界上一切的安慰者！

左手提着米，右手提着菜，跑到店裏，師母大聲的說：『時候已不早了，快去燒起來，我停一回來相幫你』！我一面燒火，一面心裏想，到這裏已二年了，別的沒有學會，燒飯抱小孩倒學會了，脚勁也練好了！虛度歲月，一無所成，想到現在和將來，淚珠兒不住的奪眶出來了！正在這時候，師母走進來，說：『小鬼哭什麼？飯給你吃飽，還有什麼苦處，快些燒火！』燒好了飯，他們一個一個去吃了，我只立在旁邊替他們添飯；面湯；泡茶；收碗……這是我每飯時規律的工作，天天這樣，一年到頭是這樣的！我末了吃些冷粥冷飯充充飢，有時冷粥冷飯沒有吃，只好餓一頓哩！夜深了！先生夥友都在外面玩耍的玩耍，賭博的賭博，尋他們的樂趣，我只好枯坐着，等候他們回來才好睡．唉！白天裏東奔西走，已是疲勞不堪，夜來又不許我睡；人的精力有限，你們何不早些回來？使我多睡一會兒，償我疲乏之體呢？

這時萬籟沉寂，祇聽得小巷裏幾聲犬吠，還有呼呼的風聲．微弱的燈光，被窗隙裏的風吹進來，一閃一動，也好像要入睡鄉了！不幸的燈光兒，伴我寂寞同居可憐之境！

蓬，蓬，蓬．好容易他們回來了，但是壁上的時計已鳴二下了，睡到天明不過剩二三小時，一剎那我又起來工作了！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張媽的淚

袁異

這幾天我家的女用人張媽，面上常顯露出悽涼慘淡的樣子來，看她做事也覺得沒有心緒．昨天我課後回家，急忙要到房裏，那知我的媽媽外出，門上鐵將軍守着，鐵面無情，沒法進去．只得坐在客堂裏看報，等到鐘鳴五下，不覺饑腸轆轆，想叫張媽去買些點心，却找不着她的人影．那時我不由得說道：張媽怎麼這樣不關心門戶，屋子裏那能一個人都沒有呢！假如來了個歹人，恐怕鐵將軍也抵當不住吧？我剛才說完這話忽聽得『小姐！我在這裏．』原來張媽來了．祇見她淚痕滿面，似乎有說不出的苦衷，我看她這樣，反而很憐她，便問道：『張媽！你有什麼心事，爲什麼這樣不快樂？』張媽見我一問，就淚下如珠的說道：我丈夫死的時候，遺下一男兩女，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．現在一家人口，全靠着兒子阿大拉黃包車過生活．小姐！拉車是很苦的事情，阿大拉了一天車子，夜間睡在牀上，肚子兩旁，常要作痛，痛的時候，就要怨命了，每天拉得的車錢，運氣好些，還夠開消，運氣不好，簡直不能敷衍過去．夏天時候，炎陽炙背，汗流口渴，幸虧那些慈善家，沿路設了茶缸，否則眞要乾死了．到了

嚴冬，朔風砌骨，寒冷難堪，雨雪天氣，路旁待客的苦況，更難言喻了。等到有了乘客把車子拉得快些，才有一些暖氣。唉！這種事情，假如不為了生活問題，誰願意去做啊？前天晚上，阿大拉着空車，等着客人，忽然來了一個乘客，坐上車子，嘴裏說：「快拉！快拉！」阿大怕他的威嚴，就聽他的指揮，東拉西拉；拉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才到目的地。乘客下車，在皮袋裏拿出一毛錢來給他。阿大說道：很遠的路，一毛錢怎麼夠呢，請你再給我兩毛錢吧！乘客聽了，就罵道：誰少你的錢！這一點路，一毛錢已經多給你了，你還要在這裏嘰哩咕嚕，不要怪老子發皮氣。阿大說：天地良心，拉了這許多路，怎樣祇給我一毛錢，一定要加添些。那時乘客見他還是爭錢，就怒髮冲冠的一拳兩脚，把阿大打倒在地，痛得他哭不出來，喊不出來，那知警察走來聽了乘客的話，還打了他兩棍子，昨天早上阿大忽地的吐血了，身子疲軟得很，車子也拉不動，怕得是被乘客打傷了。小姐！你想，我丈夫已死，假使兒子的病不好，一家老小靠誰呢？我在太太家裏有飯吃，有工錢，但是我的工錢，怎夠照顧一家老小呢！我深悔當初，不叫兒子去學一種手藝，現在使他受這種苦楚。咳！小姐啊！這是我的失酌之處啊！她講到這裏，哭不成聲」，我也不忍再問了。

一個泥水匠

趙樹奎

有一天午飯後，我閒着無事，隨便散步，不知不覺走到了一塊正在建築房屋的場地，只見許多泥水小工正聚在一處吃飯，我便走近一個快要吃罷的小工身旁，問道：『你們每天要做幾點鐘的工？一天有多少工錢？飯要不要另外出錢買麼？』旁邊一個工頭模樣的回答我說：『他們每天做十三小時的工，飯是廠主供給的，工錢不一定的，要看手脚快慢的，』我接着問：『那麼手脚慢的究竟有多少錢一天？』那個工頭却似乎不願意說，我也便洋洋地走開了。

當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，我見這工場的工人，大半都嘴裏哼着歌曲，手裏拿着繩子、扁擔，和水桶飯籮等用具，預備回去，我便走近一個跛着脚走路的小工身旁，對他說：『朋友，辛苦一天了，』他轉過臉來對我看了一眼，眼裏似乎要掉下淚來，我見他這副形景，連忙用別的話對他說：『你們現在回去了麼？』

他慘然的回答我一句『回去了』。這一樣來，我知道可以同他更親密的談話了，於是一樣一樣的問他，蒙他對我說了一大篇話，我就把他說的話，寫在下面，也可以讓一般留心窮人生活的人，知道些泥水小工們的生活狀況：

原來這一位泥水小工，本來是一家洋貨店裏的夥友，後來洋貨店關了，他就失業。他家中有一個老母，一個妻子，還有一子，一女，連他自己一家共有五人，失業以後，他的妻子便進一家絲廠做工，他的母親雖然年

老，身體還很康健，便幫助人家洗洗衣服，一家五口靠着婆媳倆賺些汗血錢來養活．

他失業到半年，心裏自忖，做了一個男子，不能在社會上做些事，養活全家，反靠老母嬌妻做工來免於餓死，這眞是問良心說不過去的事，他就自己立下決心，無論什麽苦的工作，都要去試做，我同他談話的上一天，他便跑到一家建築工場裏去做泥水小工，不想做了一天，到第二天下午，他的脚被草鞋磨出泡來了，走路一蹺一跛的非常痛苦．那是我初見他的情景，當他聽我向他說『朋友辛苦了一天了．』的時候，不是礙着那地方人多，早就會放聲哭起來呢！因爲要減少自己家裏的困難，老母妻子的勞苦咬緊牙齒，忍着痛苦，跑到建築工場裏去當小工，一天到晚幫着泥水匠搬運磚瓦；每天須做十三小時的工，所得的工錢只有三十個銅元．三餐飯雖由廠主供給，但也還須自己拿出錢來買菜；因爲『給飯不給菜』是廠裏的規矩如此，脚上穿的草鞋每雙三十文，一天須買一雙，買菜和買草鞋的錢，每天至少要十個銅元，那末餘下的錢，只有二十個銅元了，並且逢到天雨，工場又要停工，不做工自然得不到工錢，天晴的時候，誤了上工的鐘點，工頭就罰他們自己買飯，唉！苦不苦？不要說生不得病，就是老天多落幾天雨，他們就要挨餓了．朋友們呀！泥水小工的苦，是苦到如此的地步啊！

★ ★ ★ ★

南京織布廠之概況

方晉賢

此項工廠之創辦人，無相同資格，大多數爲經營他業之商，及仍設他種商肆兼營此業者．廠之資本歷史亦不盡爲獨營，（合夥者居多）廠屋不尙美觀，除二三兼辦織襪毛巾之大廠外，大多數爲尋常住宅，其兼賣零剪者，（織布廠以不賣零剪爲多數），卽設肆於中等市場，此種工廠之分部，大率以門面爲零賣部，畫織布捲紗等工作部於後進，所有辦事權限，櫃檯內之夥友担任零賣，其接洽躉賣及批發之事，（指櫃檯上）由管帳人担任之，管賬人之坐席，卽設於頭進櫃檯之內，零賣之賬亦由管賬人登記，其餘接洽重要事件，及向專賣綢布商號算賬訂貨等事，由廠主自任，此兼賣零剪之廠之大概情形也．不賣零剪之小資本廠，亦有管賬人，大資本之不賣零剪廠，除管賬外，尙有担任稽查收發之夥友，各廠之織布機約分三種：（一）純用木製機，南京工人在習慣上，簡稱曰木機，木機之製造，純爲本地木工，此類之機，成貨不快，熟手工人每日只能織一疋．（二）兼用鐵造之機，南京工人簡稱曰鐵機，機之製造半出日本工廠，半係購自上海，織布之速率較木機爲快，熟手布工每日可織二疋．（三）花樓機，此項布機之製造，亦非南京工人所能，大部分亦購諸日本，成績之速率，因出品精細，每疋須四五天，近日普通嗜購之假華絲葛，及各種花紋精細之充洋

貨，此等花樓機皆能仿織，因之布廠之組織，無論資本多寡，皆能成就．葢木織價值最廉，購一木機僅大洋六七元，故南京曾有名為布廠而資本總數不過二三百元者．鐵機購價較鉅．每機實洋四五十元，附屬品如搖紗之管，木機只須竹管，每支小管，只需三文，大管亦不過七文，鐵機則需木管，每支小木管須銅錢二十文，大木管須大洋二分餘，其他器具亦隨有比例形勢．故鐵機工廠之資本，必較木機為鉅，始敷周轉．花樓機之購價約百元，假華絲葛等貨，係用絲光線織成，吃本尤鉅，惟採用鐵機花樓之廠，每家用二種，兼木機布廠，亦有兼用鐵機者，布機雖有三種，（仍有獨脚機一種南京近無多架）不能據機之種類分為三種工廠，現調查全城廠數，約有三百五十餘家，工人數目共約二千三百餘人．且布工之技術精全者，兼能染紗，（亦有只會染紗者）若廠中用漂白紗線，則各工皆知使用漂粉及翻紗之法．故南京成布總數，每日約二千餘疋，南京布廠之發達，實有日增月盛之勢焉．

生活消息

南京之薦頭店

南京以薦引男女傭工為業者，在舊名曰媒行，近改稱為薦頭行，（蘇州上海松江等處皆名曰薦頭店）此等行，無論南京蘇州上海，皆設於三等街，設行之規例，在前時須於所轄縣衙當差，共和以後，除去當差名目，僅需於警廳註冊，並呈結領帖，杜薦濫之弊也．薦人之所得，初引傭工至僱主家，僱主須給以銅元數枚，名曰茶點錢；迨至三日，為試工期滿，僱主傭工，須各照工價全數，給以二分之一，名曰批賬；惟傭工所給之資，例須僱主代墊，媒行得批賬之後，即將傭工名姓，及開始上工日期，傭工之保人名姓，登入該行賬簿，以後傭工設有偷竊等事，由媒行負責追繳或賠償，設傭工能久在所薦主家做工，每逢三大節，主家傭工，須各給媒行銅元十枚，或小洋一角，名曰節錢，現在全城媒行，共有四十餘家，各行生意，雖多寡不同，生意至多之行，每月可得洋一百數十元云．

南京之漆匠店

南京漆匠店，共有一百餘家，各家之夥友數，雖多寡不一，約計全城漆工人數，共有七百餘人，所入工資，各家不同，茲將工人工資，學徒習慣，分述於後：

工人之藝術　南京工人之藝術，近年俱極進步，其所作工藝，約分三種：

（1）普通工藝　此類工藝，為器具房屋之加漆，所用之漆，在十年前，各漆匠只慣使用中國自煮之漆，漆成之色，殊欠鮮明，近年則技藝甚佳，對於國外輸入之漆，既能使用，對於西式木器，及西式屋中之牆壁窗門，亦皆能使之色美有光，得西人稱許．

（2）特別廣告　南京繪於居民壁間，及丈餘高寬之白鐵有架廣告，皆由漆工任之，此種廣告，以香煙公司之香煙盒形狀，及綢緞店鐘表店之門面形狀為最多，足表示美

術進步者，爲香煙廣告之香煙盒，最難繪者，如長城牌，翠鳥牌，歡迎牌，亦皆能照煙盒形狀，用彩筆放大，與香煙盒之形狀無殊，圖畫之大者，每高至丈餘。

（3）大字之書寫　南京之字類廣告，如無敵牌牙粉味精等廣告及字類香煙廣告綢緞店廣貨店廣告，每字皆大至丈餘，小於此者，爲旅館之壁間店號，亦高八九尺，書後須施以漆，或直接用漆書寫，此等大字書寫，亦由漆工任之，此等字寫法，係先用毛筆寫成細畫大字，次由雙鈎法放肥，於白空內塗漆。

工人之工資　工人之工資，亦照以上所述三種藝術而異，香煙公司之煙盒廣告，在前三四年，尚由漆工包畫，每塊約價三十餘元，爲店主者，頗有餘利可獲，近年則悉用計工辦法，店主之工資，每月約三十五元，領率作工之漆匠，每月約三十元，按段作工之技藝較次工人，每月約二十元，所有工人伙食，皆由自備，工人工資，由煙公司直接發給。洋貨店香煙店綢緞店鐘表店之字類廣告，每按全面積之大小，由店主包做，價較香煙盒稍廉，旅館壁間之大字，約每字一元，（漆由匠備）附寫之小字，按照大小另議。普通工藝，居民對於漆匠店，每用包漆包工辦法，店主給工人之工資，則爲每日大洋三角，伙食由店主供給，每月食葷四次，若漆房屋，按日另行加葷，俗名曰加犒。

學徒之習慣　漆工學徒之期限，亦爲三年，入門之始，亦無押櫃等名目，入門三月後，師即可月貼以零用費一元，學習二年，即可獨立作工，至於此時，爲師者須月貼學徒零用費二三元，但寫大字放圖畫等藝術，三年滿師之後，不能盡解，須視學徒之聰慧與否，現在全城漆工能寫大字放圖畫，及西文字母者，不過全數十分之二三。

南京之理髮業

南京理髮業公會，爲理髮店主所組織，專劃一行規爲職務，但對外並不能代表理髮業全體，凡理髮店店主，皆爲該公會當然會員，並無須經過介紹手續。該會會費，爲每月小洋二角，名爲『月捐』，該項月捐，逐月交與業董，作爲開會時茶水飯食等用項，每年陰歷六月二十四日爲該業祖師雷祖，（即係明末道士羅祖）誕日，例須演戲酬神，並有公宴，該項費用，即由此支出，又平日如有需集議行規之處，所有開會時茶水之費，亦由此支出，不足概由業董墊給，該業業董，例爲讀書識字且資格較老者，一經推定，終身不再易人，必俟舊業董死後，方公推新業董。該會行規，在前淸時代，頗爲嚴密，例如某街既有理髮店一所，則在該店上手七家之內，下手八家之內，不許另開一理髮店，又如在此店以過犯被辭退之理髮工人，他店不許延聘，又如每一理髮店，皆有一定之主顧，他店不得延攬，此等規定，今皆廢棄，僅關於理髮價格，猶歸公會議決而已。現在南京理髮業公會，共有二所，靑溪而南，以上浮橋安徽會館爲公會，靑溪而北，以珍珠雙聖庵爲公會。

小言論　第一集　一冊八角
生活書店發行